

第三十八回

嬰兒問母知邪正

金木參玄見假真

逢君只說受生因，便作如來會上人。一念靜觀塵世佛，十方同看降威神。欲知今日真明主，須問當年嫡母身。別有世間曾未見，一行一步一花新。

却說那烏雞國王太子，自別大聖，不多時，回至城中，果然不奔朝門，不敢報傳宣詔，竟至後宰門首，見幾個太監在那裏把守，見太子來，不敢阻滯，讓他進去了。好太子，夾一夾馬，撞入裏面，忽至錦香亭下，只見那正宮娘娘坐在錦香亭上，兩邊有數十個嬪妃掌扇，那娘娘倚雕欄兒流淚哩。你道他流淚怎的？原來他四更時也做下一夢，記得一半，含糊了一半，沉沉思想。這太子下馬，跪於亭下，叫『母親』。那娘娘強整歡容，叫聲『孩兒，喜呀！喜呀！這二三年在前殿與你父王開講，不得相見，我甚思量。今日如何得暇來看我一面，誠萬千之喜，誠萬千

之喜！——孩兒，你怎麼聲音悲慘？你父王年紀高邁，有一日龍歸碧海，鳳返丹霄，你就傳了帝位，還有甚麼不悅？」太子叩頭道：「母親，我問你即位登龍是那個稱孤道寡，果何人？」

娘娘聞言道：「這孩兒發瘋了！做皇帝的是你父王，你問怎的？」太子叩頭道：「萬望母親赦子無罪，敢問不赦，不敢問。」娘娘道：「子母家有何罪，赦你，赦你，快快說來。」太子道：「母親，我問你三年前夫妻宮裏之事與後三年恩愛同否如何？」

娘娘見說，魂飄魄散，急下亭抱起，緊摟在懷，眼中滴淚道：「孩兒！我與你久不相見，怎麼今日來宮問此？」太子發怒道：「母親有話說說，不說時，且誤了大事。」娘娘纔喝退左右，淚眼低聲道：「這樁事，孩兒不問，我到九泉之下，也不得明白。既問時，聽我說——」

「三載之前，溫又暖，三年之後，冷如冰。枕邊切切將言問，他說老邁身衰事不興！」

太子聞言，撒手脫身，攀鞍上馬。那娘娘一把扯住道：「孩兒，你有甚事，話不終就走？」太子跪在面前道：「母親，不敢說。今日早朝，蒙欽差架鷹逐犬，出城打獵，偶遇東土駕下來的個取經聖僧，有大徒弟，乃孫行者，極善降妖。原來我父王死在御花園八角琉璃井內，這全真假

變父王，侵了龍位。今夜三更，父王託夢，請他到城捉怪，孩兒不敢盡信，特來問母。母親纔說出這等言語，必然是個妖精。」那娘娘道：「兒啊，外人之言，你怎麼就信爲實？」太子道：「兒還不敢認實，父王遺下表記與他了。」

娘娘問是何物，太子袖中取出那金甌白玉珪，遞與娘娘。那娘娘認得是當時國王之寶，止不住淚如泉湧，叫聲「主公！你怎麼死去三年，不來見我，却先見聖僧，後見太子？」太子道：「母親，這話是怎的說？」娘娘道：「兒啊，我四更時分，也做了一夢，夢見你父王水淋淋的，站在我跟前，親說他死了，鬼魂兒拜請了唐僧，降假皇帝，救他前身。記便記得是這等言語，只是一半兒不得分明，正在這裏胡疑。怎知今日你又來說這話，又將寶貝拿出我且收下，你且去請那聖僧急急爲之。果然掃蕩妖氛，辨明邪正，庶報你父王養育之恩也。」

太子急忙上馬，出後宰門，躲離城池。真個是噙淚叩頭辭國母，含悲頓首服唐僧。不多時，出了城門，竟至寶林寺山門前下馬。衆軍士接着太子，又見紅輪將墜。太子傳令，不許軍士亂動，他又獨自個入了山門，繫束衣冠，拜請行者。只見那猴王從正殿搖搖擺擺走來。那太子雙

膝跪下道：『師父，我來了。』行者上前攙住道：『請起，你到城中，可曾問誰麼？』太子道：『問母親來。』將前言盡說了一遍。行者微微笑道：『若是那般冷啊，想是個甚麼冰冷的東西變的。不打緊！不打緊！等我老孫與你掃蕩。』却只是今日晚了，不好行事。你先回去，待明早我來。』

太子跪地叩拜道：『師父，我只在此，伺候到明日，同師父一路去罷。』行者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若是與你一同入城，那怪物生疑，不說是我撞着你，却說是你請老孫，却不惹他反怪你？』太子道：『我如今進城，他也怪我。』行者道：『怪你怎麼？』太子道：『我自早朝蒙差帶領若干人馬鷹犬出城，今日更無一件野物，怎麼見駕？』若問我個不才之罪，監陷姜里，你明日進城，却將何倚？况那班部中，更沒個相知人也。』行者道：『這甚打緊！你肯早說時，却不尋下些等你。』

好大聖！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，顯個手段，將身一縱，跳在雲端裏，捻着訣，念一聲「唵藍淨法界」的真言，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禮道：『大聖，呼喚小神，有何使令？』行者道：

「老孫保護唐僧至此，欲拿邪魔，奈何那太子打獵無物，不敢回朝；問汝等討個人情，快將獐犯鹿兔，走獸飛禽，各尋些來，打發他回去。」山神土地聞言，敢不承命？又問：「各要幾何？」大聖道：「不拘多少，取些來便罷。」

那各神即着本處陰兵，刮一陣聚獸陰風，捉了些野雞山雉，角鹿肥獐，狐獾貉兔，虎豹狼蟲，共有百千餘隻，獻與行者。行者道：「老孫不要，你可把他都捻就了筋單擺在那四十里路上兩旁，教那些人不放鷹犬，拿回城去，算了汝等之功。」衆神依言，收了陰風，擺在左右。行者纔按雲頭，對太子道：「殿下請回，路上已有物了，你自收去。」太子見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，如何不信，只得叩頭拜別，出山前傳了令教軍士們回城。只見那路旁果有無限的野物，軍士們不放鷹犬，一個個俱着手擒捉，喝采，俱道是千歲殿下的洪福，怎知是老孫的神功？你聽凱歌聲唱，一擁回城。

這行者保護了三藏，那本寺中的和尚，見他們與太子這樣綢繆，怎不恭敬却又安排齋

供，管待了唐僧，依然還歇在禪堂裏。將近有一更時分，行者心中有事，急睡不着。他一轆轤爬起來，到唐僧牀前，叫：『師父。』此時長老還未睡哩。他曉得行者會失驚打怪的，推睡不應。行者摸着他的光頭，亂搖道：『師父怎睡着了？』唐僧怒道：『這個頑皮！這早晚還不睡，吆喝甚麼？』行者道：『師父有一樁事兒，和你計較計較。』長老道：『甚麼事？』

行者道：『我日間與那太子誇口，說我的手段比山還高，比海還深，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伸了手去就拿將轉來，却也睡不着；想起來，有些難哩。』唐僧道：『你說難，便就不拿了罷。』行者道：『拿是還要拿，只是理上不順。』唐僧道：『這猴頭亂說！妖精奪了人君位，怎麼叫做理上不順？』行者道：『你老人家只知念經拜佛，打坐參禪，那曾見那蕭何的律法？常言道：『拿賊拿贓。』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，又不曾走了馬脚，漏了風聲。他與三宮妃后同眠，又和兩班文武共樂，我老孫就有本事拿住他，也不好定個罪名。』

唐僧道：『怎麼不好定罪？』行者道：『他就是個沒嘴的葫蘆，也與你滾上幾滾。他敢道：『我是烏雞國王，有甚逆天之事，你來拿我？』將甚執照與他折辯？』唐僧道：『憑你怎生裁

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老孫的計已成了；只是干礙着你老人家有些兒護短。」唐僧道：「我怎麼護短？」行者道：「八戒生得夯，你有些兒偏向他。」唐僧道：「我怎麼向他？」

行者道：「你若不向他啊，且如今把胆放大些，與沙僧只在這裏，待老孫與八戒趁此時先入那烏雞國城中，尋着御花園，打開琉璃井，把那皇帝屍首撈將上來，包在我們包袱裏，明日進城，且不管甚麼倒換文牒，見了那怪，掣棍來就打。他但有言語，就將骨體與他看，說：『你殺的是這個人！』却教太子上來哭父，皇后出來認夫，文武多官見主，我老孫與兄弟們動手，這纔是有對頭的官事好打。」

唐僧聞言，暗喜道：「只怕八戒不肯去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你護短，你怎麼就知他不肯去？你只像我叫你時不答應，半個時辰便了我這去，但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莫說是豬八戒，就是『豬八戒』，也有本事教他跟着我走。」唐僧道：「也罷，隨你去叫他。」

行者離了師父，竟到八戒牀邊，叫：「八戒！八戒！」那馱子是走路辛苦的人，丟個頭，只情

打躬，那裏叫得醒？行者揪着耳朵，抓着鬚，把他一拉，拉起來，叫聲『八戒。』那馱子還打撻掙。行者又叫一聲，馱子道：『睡了罷，莫頑，明日要走路哩！』行者道：『不是頑，有一樁買賣，我和你做去。』八戒道：『甚麼買賣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？』八戒道：『我不曾見面，不會聽見說甚麼。』行者道：『那太子告誦我說，那妖精有件寶貝，萬夫不當之勇，我們明日進城，不免與他爭敵；倘那怪執了寶貝，降倒我們，却不反成不美？我想着打人不過，不如先下手，我和你先偷他的來，却不是好？』

八戒道：『哥哥，你哄我去做賊哩。這個買賣，我也去得，果是曉得，實實的幫襯，我也與你講個明白：偷了寶貝，降了妖精，我却奈煩甚麼小家罕氣的分，寶貝我就要了。』行者道：『你要作甚？』八戒道：『我不如你們乖巧能言，人面前化得出齋來；老猪身子又夯，言語又粗，不能念經，若到那無濟無生處，可好換齋吃麼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只要圖名，那裏圖甚寶貝，就與你罷便了。』

那馱子聽見說都與他，他就滿心歡喜，一轂轆爬將起來，套上衣服，就和行者走路。這是

清酒紅人面，黃金動道心。兩個密密的開了門，猴離三藏，縱祥光，竟奔那城。

不多時，到了，按落雲頭，只聽得樓頭方二鼓矣。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二更時分了。』八戒道：『正好！正好！人都在頭覺裏正濃睡也。』

二人不奔正陽門，竟到後宰門首，只聽得梆鈴聲響。行者道：『兄弟，前後門皆緊急，如何得入？』八戒道：『那見做賊的從門裏走麼？』行者依言，將身一縱，跳上裏羅城牆。八戒也跳上去。二人潛入裏面，找着門路，竟尋那御花園。

正行時，只見有一座三簷白簇的門樓，上有三個亮灼灼的大字，映着那星月光輝，乃是「御花園」。行者近前看了，有幾重封皮，公然將鎖門銹住了，即命八戒動手。那猊子掣鐵鈿，盡力一築，把門築得粉碎。行者先舉步，跌入，忍不住跳將起來，大呼小叫，說得八戒上前扯住道：『哥呀，害殺我也！那見做賊的這般吃喝，驚醒了人，把我們拿住，發到官司，就不該死罪，也要解回原籍充軍。』行者道：『兄弟啊，你說我發急爲何？你看這——』

『彩畫雕欄狼狽，寶妝亭閣欹歪。沙汀蓼岸盡塵埋，芍藥茶蘼俱敗。

茉莉玫瑰香暗，牡丹百合空開。芙蓉木槿草坡垓，異卉奇葩壅壞。

巧石山峯俱倒，池塘水涸魚衰。青松紫竹似乾柴，滿路茸蒿蒿艾。

丹桂碧桃枝損，海榴棠棣根歪。橋頭曲徑有蒼苔，冷落花園境界。』

八戒道：『且嘆他做甚快幹？我們的買賣去來！』行者雖然感慨，却留心想起唐僧的步

來，說芭蕉樹下方是井。正行走，果見一株芭蕉生得茂盛，比衆花木不同。真是——

一種靈苗秀，天生體性空。枝枝抽片紙，葉葉捲芳叢。翠縷千條細，丹心一點紅。淒

涼愁夜雨，憔悴怯秋風。長着元丁力，栽培造化工。絨書成妙用，揮酒有奇功。鳳翎

寧得似，鸞尾迥相同。薄露灑灑滴，輕煙淡淡籠。青陰遮戶牖，碧影上簾櫳。不許棲

鴻鴈，何堪繫玉驄。霜天形槁悴，月色色朦朧。僅可消炎暑，猶宜避日烘。愧無桃李

色，冷落粉牆東。

行者道：『八戒動手麼？寶貝在芭蕉樹下埋着哩。』那獸子雙手舉鉞，築倒了芭蕉，然後

用嘴一拱，拱了有三四尺深，見一塊石板蓋住。馱子歡喜道：『哥呀！造化了！果有寶貝！是一片石板蓋着哩！不知是饅兒盛着，是饅兒裝着哩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掀起來看看。』

那馱子吳又一嘴，拱開看處，又見霞光灼灼，白氣明明。八戒笑道：『造化造化！寶貝放光哩！』又近前細看時，呀！原來是星月之光。原是那井中水亮。八戒道：『哥呀！你但幹事便要留根。』行者道：『我怎留根？』八戒道：『這是一眼井。你在寺裏，早說是井中有寶貝，我却帶將兩條細包袱的繩來，怎麼作個法兒，把老豬放下去；如今空手，這裏面東西，怎麼得下去上來耶？』行者道：『你下去麼？』八戒道：『正是要下去，只是沒繩索。』行者笑道：『你脫了衣服，我與你個手段。』八戒道：『有甚麼好衣服解了這直裰子，就是了。』

好大聖，把金箍棒拿出來，兩頭一扯，叫『長！』足有七八丈長，教『八戒，你抱着一頭兒，把你放下井去。』八戒道：『哥呀！放便放下去，若到水邊就住了罷。』行者道：『我曉得。』那馱子抱着鐵棒，被行者輕輕提將起來，將他放下去。不多時，放至水邊。八戒道：『到水了！』行者聽見他說，却將棒往下一按。那馱子撲通的一個沒頭躄，丟了鐵棒，便就負水，口裏哺哺的

嚷道：『這天殺的！我說到水莫放，他却就把我一按！』

行者掣上棒來，笑道：『兄弟，可有寶貝麼？』八戒道：『見甚麼寶貝，只是一井水。』行者道：『寶貝沉在水底下哩。你下去摸一摸來。』跌子真個深知水性，却就打個猛子，淬將下去。呀！那井底深得緊，他却着實又一淬，忽睜眼見有一座牌樓，上有「水晶宮」三個字。八戒大驚道：『罷了罷了！錯走了路了！躡下海來也！海內有個水晶宮，井裏如何有之？』原來八戒不知此是井龍王的水晶宮。

八戒正救話處，早有一個巡水的夜叉，開了門，看見他的模樣，急抽身進去報道：『大王，禍事了！井上落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來了！赤淋淋的衣服全無，還不死，逼法說話哩。』那井龍王忽聞此言，心中大驚道：『這是天蓬元帥來也。昨夜夜遊神奉上勅旨，來取烏雞國王魂靈去拜見唐僧，請齊天大聖降妖。這怕是齊天大聖，天蓬元帥來了。却不可怠慢他，快接他去也。』

那龍王整衣冠，領衆水族，出門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天蓬元帥，請裏面坐。」八戒却纔歡喜道：「原來是個故知。」那獸子不管好歹，竟入水晶宮裏，其實不知上下，赤淋淋的，就坐在上面。龍王道：「元帥，近聞你得了性命，皈依釋教，保唐僧西天取經，如何得到此處？」八戒道：「正爲此說。我師兄孫悟空多多拜上，着我來問你取甚麼寶貝哩。」龍王道：「可憐，我這裏怎麼得個寶貝？比不得那江河淮濟的龍王，飛騰變化，便有寶貝。我久困於此，日月且不能長見寶貝，果自何而來也？」八戒道：「不要推辭，有便拿出來罷。」龍王道：「有便有一件寶貝，只是拿不出來，就元帥親自來看，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妙妙妙！須是看看來也。」

那龍王前走，這獸子隨後，轉過了水晶宮殿，只見廊廡下，橫躺着一個六尺長軀。龍王用手指定道：「元帥，那廂就是寶貝了。」八戒上前看了，呀！原來是個死皇帝，戴着沖天冠，穿着豬黃袍，踏着無憂履，繫着藍田帶，直挺挺睡在那廂。八戒笑道：「難難難！算不得寶貝！想老豬在山爲怪時，時常將此物當飯，且莫說見的多少，吃也吃了無數，那裏叫做甚麼寶貝！」

龍王道：「元帥原來不知。他本是烏雞國王的屍首，自到井中，我與他定顏珠定任，不曾

得壞。你若肯馱他出去，見了齊天大聖，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啊，莫說寶貝，憑你要甚麼東西都有。」八戒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與你馱出去，只說把多少燒埋錢與我。」龍王道：「其實無錢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好白使人，果然沒錢，不馱！」龍王道：「不馱，請行。」八戒就走。龍王差兩個有力量的夜叉，把屍抬將出去，送到水晶宮門外，丟在那廂，摘了辟水珠，就有水響。

八戒急回頭看，不見水晶宮門，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屍首，慌得他脚軟筋麻，攛出水而，扳着井牆，叫道：「師兄！伸下棒來救我一救！」行者道：「可有寶貝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那裏有！只是水底下有一個井龍王，教我馱死人，我不會馱，他就把我送出門來，就不見那水晶宮了，只摸着那個屍首，謊得我手軟筋麻，掙搓不動了！哥呀！好歹救我救兒！」行者道：「那個就是寶貝，如何不馱上來？」八戒道：「知他死了多少時了，我馱他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馱，我回去耶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回那裏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回寺中，同師父睡覺去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就不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爬得上來，便帶你去；爬不上來，便罷。」八戒慌了，怎生爬得，叫：「你想！城牆也難上，

這井肚子大，口兒小，壁陡的圈牆，又是幾年不曾打水的井，團團都長的是苔痕，好不滑也，敎我怎爬哥哥，不要失了兄弟們和氣，等我馱上來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快快馱上來，我同你回去睡覺。」

那馱子又一個猛子，淬將下去，摸着屍首，拽過來，背在身上，攛出水面，扶井牆道：「哥哥，馱上來了。」那行者睜睛看處，真個的背在身上，却纔把金箍棒伸下井底。那馱子着了惱的人，張開口，咬着鐵棒，被行者輕輕的提將起來，八戒將屍放下，撈過衣服穿了。行者看時，那皇帝容顏似舊似生時，未改分毫。行者道：「兄弟啊，這人死了三年，怎麼還容顏不壞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不知之。這井龍王對我說，他使了定顏珠定住了，屍首未曾壞得。」行者道：「造化造化！一則是他的冤仇未報，二來該我們成功。兄弟快把他馱了去。」

八戒道：「馱往那裏去？」行者道：「馱了去見師父。」八戒口中作念道：「怎的起怎的起，好好睡覺的人，被這獼猴花言巧語，哄我教做甚麼買賣，如今却幹這等事，敎我馱死人馱着他腌臢臭水淋將下來，污了衣服，沒人與我漿洗。上面有幾個補丁，天陰發潮，如何穿麼？」

行者道：「你只管馱了去，到寺裏，我與你換衣服。」八戒道：「不羞！連你穿的也沒有，又替我換！」行者道：「這般弄嘴，便不馱罷！」八戒道：「不馱！」行者道：「便伸過孤拐來，打二十棒！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，那棒子重，若是打上二十，我與這皇帝一般了！」行者道：「怕打時，趁早兒馱着走路！」

八戒果然怕打，沒好氣，把屍首拽將過來，背在身上，拽步出園就走。好大聖，捻着訣，念聲咒語，注巽地上吸一口氣，吹將去，就是一陣狂風，把八戒撮出皇宮內院，躲離了城池。息了風頭，二人落地，徐徐却走將來。那馱子心中暗惱，算計要恨報。八戒道：「這猴子捉弄我，我到寺裏也捉弄他捉弄攛道師父，只說他醫得活，醫不活，教師父念緊箍兒咒，把這猴子的腦漿勸出來，方趁我心！」走着路，再再尋思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若教他醫人，却是容易；他去闖王家，討將魂靈兒來，就醫活了……只說不許赴陰司，陽世間就能醫活，這法兒纔好！」

說不了，却到了山門前，徑直進去，將屍首丟在那禪堂門前道：「師父，起來看耶！」那唐

僧睡不着，正與沙僧講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，忽聽得他來叫了一聲，唐僧連忙起來道：「徒弟，看甚麼？」八戒道：「行者的外公，教老豬馱將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這齷齪的馱子！我那裏有甚麼外公？」八戒道：「哥，不是你外公，却教老豬馱他來怎麼？也不知費了多少力了！」

那唐僧與沙僧開門看處，那皇帝容顏未改，似活的一般。長老忽然慘悽道：「陛下，你不知那世裏冤家，今生遇着他，暗喪其身，拋妻別子，致令文武不知，多官不曉！可憐你妻子昏蒙，誰曾見焚香獻茶？」忽失聲淚如雨下。八戒笑道：「師父，他死了可干你事？又不是你家父祖，哭他怎的？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出家人慈悲爲本，方便爲門，你怎的這等心硬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心硬；師兄和我說來，他會醫得活，若醫不活，我也不馱他來了。」

那長老原來是一頭水的，被那馱子搖動了，他就叫：「悟空，若果有手段醫活這個皇帝，正是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圖。」我等也強似靈山拜佛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信這馱子亂談？人若死了，或三七五七，盡七百日，受滿了陽間罪過，就轉牛去了。如今已死三年如何？」

救得？」三藏聞言，道：「也罷。」八戒苦恨不息，道：「師父，你莫被他瞞了。他有些夾腦風，你只念念那話兒，管他還你一個活人。」真個唐僧就念緊箍兒咒，勒得那猴子眼脹頭疼。

畢竟不知怎生醫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